

# 邁向學習性經濟中的創意型城市 ：兼論台北的機會與限制

## Towards a Creative City in the Learning Economy: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Met by Taipei City

徐進鈺\* (國立台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Jinn-Yuh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摘要 Abstract

本文目的在於探討知識經濟年代中，位居台灣首要城市的台北在經濟發展議題上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成功的城市經濟發展戰略要能在跨國界的分工中取得專業化的位置，同時要在全球商品鍊串連結構中，積極尋求附加價值高地，而個別城市區域就成為這一全球經濟網絡中的樞紐與引擎。在這樣的形勢下，本文建議台北市的城市經濟發展應該一方面要連結並擴大升級既有台北—新竹的高科技走廊的總部與運籌中心的角色，同時藉由與跨國界的城市區域的合作分工，與國際主要高科技城市區域接軌，進而政策上支持吸引具有創造力的產業，藉以建構新世紀的創意型城市。最後，本文也將分析在建構創意型城市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性矛盾的議題。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met by Taipei City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As the new economy has been posing a new competitive context for each city to develop, it proposes that cities bas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design intensive and high added-value sectors,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service ones, will be better equipped to compete in the interconnected world economy. In other words, a city should be creative enough to position itself in the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By doing so, the city could become the motor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light of the idea of "creative city", this paper furth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pei city after 1980s. It finds the creative sectors, such as design intensive industries, financial service and producer service,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sectors in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and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have gradually constituted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ity. To maintain and expand the advantage, Taipei City should, on the one hand, upgrade its commanding role in the Taipei-Hsinchu high technology corridor, and extend its cross-border industrial networks with other high technology nodes, such as Silicon Valley of California and Shanghai region of China. Finall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incurred in the way towards a creative city.

**關鍵詞 keywords :** 創意型城市，學習型經濟，台北市、設計密集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城市治理  
creative city, learning economy, Taipei City, design intensive industries, producer services, city governance

\*

○ 聯絡電話：(02) 23630231

○ 聯絡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 e-mail：jinyuh@ntu.edu.tw

## 壹、新的資本主義形勢；全球化與知識經濟

如同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所說，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知識創造與不斷學習的階段。這一新的知識密集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知識與體力勞動的結合上，是將創新與生產融合，事實上，在知識密集的資本主義中，價值與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是人的心靈；知識密集的資本主義代表著一種超越過去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裝配線生產的福特主義(Fordism)。這種轉移到知識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代表著一種劃時代的進展，即使從傳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以來，生產力的主要來源始終是人們的體力勞動與技能，而只有到了當前的這一以知識與人們的智慧構成的技術，才取代傳統體力勞動，成為價值與利潤的基礎。

新的資本主義，或經常被稱為新經濟與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是利用了人們的智慧與創造能力，而非傳統的勞動進行附加價值的生產。在工作現場的研發部門科學家與技術工人同時都是理念與不斷創新的來源。在這種新的體系中，是一整群的人，包括研發工程師、科學家與現場工人變成一個集體的創新的主體。在實驗室與工廠之間的界線被打掉而變模糊了。越來越多的工廠中，工人在無塵室中操作如同實驗室

設備的機器人與儀器，來分析、測試與改良產品與生產流程。

## 貳、全球化經濟中的學習性城市區域

伴隨著WTO機制的成型，經濟活動的範圍一方面由於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障礙逐漸取消，全球一體的趨勢加劇而更加廣泛的分佈；但另一方面，弔詭的現象是重要的廠商與產業部門卻呈現越是高度集中的事實，這包括了資訊產業設計生產的矽谷、金融中心的倫敦、紐約與東京。因為即使是高度流動的資訊服務產業也需要巨大的有形基礎設施(例如光纖設施)來實現價值並且串連不同位置的節點，換言之，呈現分散的集中化現象，也就是在網絡結構中，存在著重要的節點連結，更重要的，這些節點也就形成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構成這些節點的空間地理單位，經常就是由主要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一區域(city-region)所成為在全球經濟中的關鍵單位(註1)。這也為這些成長的城市一區域帶來新的就業，而造成這些城市的擴張。這些城市一區域透過貿易、出口以及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機制聯繫到全球經濟，並且與其他的城市一區域進行競爭與合作，而那些最具有競爭力的城市一區域不僅是國內公司的所在，同時也會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來設廠。新的資本主義階段

已經轉變成利用智力來競爭，以所謂知識為基礎，強調創新與研發的貢獻，在這種新的經濟環境中，城市與區域必須透過它們動員與利用知識與理念的能力，建構新的競爭優勢。

因此，新的資本主義階段需要新的城市與區域類型。事實上，城市一區域漸漸的是由構成知識密集廠商的條件與元素所界定，這包括了不斷改良、新的理念、知識創造與組織性學習。城市區域必須採行知識創造與不斷學習的原則，換言之，它們必須變成學習性城市一區域，提供了一系列相關的基礎設施，得以有利於知識、理念與學習的傳播。

首先，在城市一區域中都有一個製造的基礎設施，也就是廠商生產貨品與服務的網絡。知識密集的經濟組織則是高度依賴外面供應商，並且與供應商、還有產品的消費者之間有緊密互動。

全球化的城市一區域也需要一個廠商可以獲得知識工人的勞力市場的基礎，需要每一個工人都能在生產中投入智慧，教育與訓練體系必須是一個允許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體系，並能提供高度群體導向團隊工作能力的組織。

區域也需要通訊基礎設施，在此之上，組織才能傳遞財貨與服務，並能互相溝通。知識密集的廠商則是全球舞臺上的要角，因此，新經濟的基礎設施必須有利於在全球尺度上貨物、服務乃至人的移動。更進一步，

知識密集組織也必須能快速的與供應商、顧客或策略聯盟廠商聯繫，必須能在電子傳訊上進行意見、資訊以及技術的交換。這種資訊、貨物與人的移動，在新的體系中，必須是及時的(just-in-time)。

要維持既有廠商的成長，並使新廠商能誕生，城市一區域必須有一資本配置與金融市場，得以將信用與資金輸送給需要的廠商。在學習性城市一區域中的金融體系應該要對知識密集廠商給於誘因，例如以知識資產來取代實質性的擔保品，並鼓勵承受風險的創投產業的發展。

總的來說，學習性城市一區域可以提供知識密集型廠商繁榮的一些重要養分：一個供應商與顧客緊密相連的製造基礎設施；一個可以生產知識工人，有利於團隊運作以及終身學習的人力基礎設施；一個可以支持不斷交換資訊、電子交換資料以及及時地(just-in-time)送貨物與服務，並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運輸與通訊基礎設施；以及最後，一個針對著知識密集型組織而生的資金分配與產業管理體系。而居於這些學習性城市一區域核心的大城市，也就成為發動學習與創新的主要基地。

## 參、台北的產業發展

從全球化的學習性城市一區域的角度來進一步審視台北市的產業發展

的機會與限制，我們不應該將台北單獨作為一個區域來看待，而必須看到從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以來，台灣以電子資訊業作為主要發展驅動部門所高度集中於台北—新竹的科技走廊之間。台北的優勢就在於一方面擁有包括新竹科學園區在內的科技走廊，作為生產的腹地；另一方面則是與全球其他的高科技核心，尤其是包括美國矽谷在內的區域，進行緊密而頻繁的互動。也就是說，台北的戰略性角色就在於做為台灣的主要門戶，同時銜接內部的科技走廊與外部的經濟網絡的地位，這兩者是缺一不可，過去的發展是如此，未來在全球化的趨勢

下，更將是如此。

首先，回顧目前台北的城市一區域優勢，從最近一次的全國工商普查資料（一九九六年）分析所得，北部地區資訊電子製造業的產值佔全台資訊電子製造業的86%，資訊電子業在空間上有高度集中於北部之現象，從基隆市、台北縣市、桃園縣到新竹縣市，形成一帶狀的產業空間分布，產業群聚現象顯著。在台灣其他地區僅在高雄、台中、南投等中部地方零星分布。台灣北部區域已然成為台灣資訊電子製造業的核心地區（見表1）。

其次，再以「一九九六台閩地區

表1 八十五年台灣資訊電子業區位商數

鄉鎮名	資訊電子製造業產值	佔總產值之比例	區位商數	總產值
台北縣新店市	96732481	42.41	4.51	228081463
台北縣五股鄉	28315548	24.75	2.63	114419136
台北縣深坑鄉	13242461	65.45	6.96	20231787
桃園縣大溪鎮	20404320	35.91	3.82	56815973
桃園縣龜山鄉	51064010	26.00	2.77	196414899
桃園縣八德市	60809470	47.22	5.02	12876264
新竹縣竹東鎮	10479161	30.23	3.22	34662586
新竹縣寶山鄉	155792779	91.44	9.73	170385307
台中縣潭子鄉	19626568	29.34	3.12	66898379
台中縣太平市	35170093	32.13	3.42	109467481
高雄縣大寮鄉	29826986	26.31	2.80	113358915
新竹市東區	230435359	67.90	7.22	339392591



工商普查」中產品編號750資訊服務業、7501資訊軟體服務業、7502資料處理服務業、7503資訊供應服務業、7504資訊系統整合服務業與7814電腦及周邊設備租賃業等，彙整製成資訊軟體業的北部區域空間分布圖後發現，台北市的區位商數顯然居首（見表2），換言之，在於資訊軟體產業也如硬體產業一般，高度聚集在新竹—台北區域，尤其更高度的集中在台北市區中。

最後，台北的優勢還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核心地區與快速崛起的市場，包括西歐、日本與美國（特別是加州矽谷地區的廠商

與技術社群），建立緊密的資金、技術與人才互動網絡，乃至於包括中國大陸新興的高科技地區（尤其是包含蘇州、昆山與吳江等城市的大上海地區）也都將建立產業網絡關係，而這些跨界的網絡關係，有助於使得台灣的高科技區域保持較為開放的技術與產業經營架構型態，同時連結上全球性的知識經濟發展的趨勢，避免封閉較為落後的路徑。

總的來說，台北的優勢是建立在一方面有著高度集中在地化的生產體系，另一方面，這個在地體系同時與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技術節點之間存在著綿密的社會與技術社群網絡，這使

表2 八十五年北部資訊軟體服務業區位商數

鄉鎮名	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值	佔總產業之比例	區位商數
台北市信義區	2379175	0.01	2.63
新竹縣竹北市	357257	0.01	2.39
新竹縣芎林鄉	19141	0.01	2.16
台北市南港區	683814	0.01	2.01
台北市中山區	7991794	0.01	1.91
台北市松山區	5241709	0.01	1.88
台北市大安區	6594153	0.00	1.55
台北市大同區	1012057	0.00	1.53
台北縣永和市	192657	0.00	1.32
桃園縣平鎮市	331204	0.00	1.25

得區域生產體系得以持續新陳代謝，佔有全球高科技生產體系的一席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下，以及考量都市化的土地利用的條件（包括高地價、低污染以及高可及性），台北的發展將是以高科技產業（例如資訊電子、生物技術產業）總部、支持高科技產業的創投金融中心、與其他由高科技衍生出來的高附加價值的設計密集產業（例如晶片設計、生技實驗）等做為核心發展的部門，藉以帶動其他個人服務產業部門（例如服飾與藝術文化產業等服務業）。這些部門的共通特性就在於強調附加價值增加主要來自於知識，也就是創意型產業。而支持創意產業發展也就是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

## 肆、台北作為創意城市的可能

著名的城市規劃學者 Peter Hall 在二〇〇二年的 *Urban Studies* 期刊中，發表了一篇名為「創意城市與經濟發展 (Creative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論文，從城市的文明發展過程中，他區分了三種創意城市，包括文化性的創意（例如雅典、倫敦、柏林或是維也納與巴黎）、技術創意型（例如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曼徹斯特，二十世紀初的福特主義城市底特律以及二十世紀資訊科技產業的

舊金山矽谷）、與為試圖解決城市成長而帶來問題而進行城市組織創新（例如十九世紀前的倫敦、十九世紀中葉前的紐約與二十世紀初的洛杉磯）。這些創意城市也顯示了當前城市的經濟發展已經逐漸由製造經濟轉向資訊經濟，由資訊經濟轉向文化經濟。這三種型態的創意有一些共通性：固然具有創意的菁英在創造上起著重大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創意活動必須放在一個積極互動的網絡結構中來理解，而這些網絡又深植於城市的聚集之中。其中，這些網絡的最主要構成來自於地方的勞動力市場（local labor market）所形成的技術社群（technical community），這使得城市經常成為特定技能與知識的儲存所，並且會進一步吸引新的人力與資本加入，形成一個動能，更加強城市的優勢。換言之，創意城市的關鍵在於具有創意的技術社群（而非只是個人）的存在，並且形成一個創造的網絡，連結了不同技能的個體與集團，以增加知識與創意的交流與創新。

從創意城市的概念來審視台北市的就業結構，依一九九九年台北市統計要覽的統計，台北市的就業人口中有近 117,000 人（佔 10.42%）屬於專業人員，根據勞工局（二〇〇〇）年的一份針對台北市資訊產業人力需求的調查發現，在台北市當前最重要的高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園區與內湖輕工業區）的進駐廠商對於包括軟體研發、系統研發與電子設計等方面的專

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最為孔急。也就是說，台北市在於軟體設計的創意人才上還有發展的空間。此外，台北市在發展軟體資訊業的優勢還在於台北市都會的性格，存在著龐大與複雜的使用者市場，而軟體工業的特性在於使用者的回饋是研發創新上的重要來源，因此，具備一個龐大而且成熟的應用市場往往是軟體工業成功的重要因素，台北市顯然具備島內發展軟體產業的戰略地位。

另外，就培養資訊軟體產業的大學教育體制而言，依目前編制的資料，大專院校電子電力資訊產業相關科系的大學畢業生，均已呈現「北台灣集中」的現象。在新竹以北的北台灣區域之所有電子資訊相關研究所二〇〇〇年以培訓超過2,600人，遠遠超過中部區域的500多以及南部區域的800人。以全年電子資訊相關碩士來說，北部區域約佔六成五。而在其中，台北市的大學就佔了北台灣的41%。

事實上，台北市做為台灣首要城市，集政治、經濟與文化菁英於一身，發展的優勢就在於掌握了附加價值高的產業階段，創意的來源不僅表現在軟體資訊產業，也在於包括金融服務的專業人才的聚集，使得台北可以成為北台灣對外連接的戰略窗口。同樣以一九九九年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到台北市金融，保險與工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高達167,000人（佔15.03%），尤其與北台灣的高科技地

域（例如新竹縣市）相較，台北市在這一生產性服務部門（特別是金融服務）方面，更為突出。

經常這些服務業者，包括創投、諮詢顧問公司、人力仲介以及法律顧問等部門，多是同時具有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經驗背景，這種結合生產與服務專業部門的存在，使得該地區的廠商，特別是新廠商的設立，變得容易而且具體。以創投業為例，與傳統金融銀行的差異在於他們不僅提供所需的資金，也同時在廠商新創時，提供必要的經營管理知識、對於科技趨勢的分析、以及甚至協助與相關上下游廠商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這往往比單純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要對於高科技的新廠商來得有實質幫助。

這些生產性服務業者由於必須經常性的與高科技廠商面對面溝通，並且可以更貼切的瞭解產業發展的利基與趨勢，但同時又與金融總部的資金往來交易密切，因此，往往高度聚集在鄰近高科技廠商群聚的金融區域，例如，美國的舊金山（鄰近矽谷）與波士頓地區就是創投業者高度聚集之區域。同樣道理，台北市的創投業也是北台灣未來高科技發展的引擎所在，特別是針對新興生技這類高風險的產業，更需要風險性資本的投資。

創意城市不僅存在於技術的創意，也表現在文化的創意；不僅是高科技的資訊設計產業，也涵蓋了針對傳統部門中的工藝設計的創新。以義大利的皮革服飾業而言，設計含量高

的象徵性美感的形塑，成爲東北部義大利區域發展的主要動力。尤其是在產業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成爲當前資本主義的主要發展趨勢時，商品不單只是使用價值的體現物，更重要的，是身份象徵與社會區隔的主要媒介。在大城市中，傳統產業的復興，例如洛杉磯地區的珠寶與服飾設計，就是將產業與設計創意結合的例子。就台北市而言，仍存在著包括服飾與印刷等傳統產業，這些產業的再造必須一方面固然有賴於文化創意與技術創意的結合，例如利用新的軟體設計的技術來進行服飾與印刷的設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真正能振興這些城市中的傳統產業的機會，還在於是否城市組織進行創新，形塑創意的氛圍，也是城市的在發展策略中的文化產業的重要性。

事實上，在過去30年中，許多世界的大城市裡一方面有追求利潤的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則是非營利性的文化機構的成長，形成城市發展的重要推手。結合了後現代主義美學的興起，服務業、嬰兒潮的成長以及外地移民、少數民族，乃至同性戀團體的另類生活型態，在在形成城市的新的文化，也豐富了文化產業的可能。文化產業成爲一些大都市成長的主要動力。城市幾乎已不再是生產的地景，而是消費的地景。

經濟再發展的文化策略採取許多形式，包括歷史保存，建新的博物館與旅遊區，乃至餐館、街道等等，都

市的生活型態不單只是象徵經濟的結果，尤其是大都會的多重、外來的與異質的生活與文化型態，更是經濟策略的基本元素。在這樣的氛圍下，使整個城市空間變成消費的一部份，同時鼓勵多元的文化的碰撞，以利創意的網絡的互動。這也是台北大都會區中傳統產業再造的唯一出路，例如五分埔成衣專區就是一個相較之下較爲成功的結合都市生活與產業發展的個案。

在這樣的形勢下，台北市的發展機會將在於一方面能夠強化並深化既有北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的優勢、結合城市開放與多元的文化，藉以在文化與技術創意上取得進展，以鞏固台北的運籌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這樣的網絡關係不應也不可能只侷限於內部的區域關係，而是更應將網絡積極的擴張，掌握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脈絡，建立跨界城市一區域的網絡，尤其是與包括美國矽谷與中國大陸的上海等華人高科技區域建構跨界生產網絡，以強化台北城市一區域的多元學習與創新的優勢，進而吸引具有創造力的產業，包括設計密集產業（例如服飾與美術產品）、金融服務與投資顧問、以及高科技資訊、生技設計產業爲主的產業，藉以建構新世紀的創造性城市。

在這樣的思維下，市政的工作不應只放在傳統都市規劃的層次，而是要將戰略發展的課題納入地方政策中，而非依賴中央政府的調控，以因



應全球化趨勢中，城市的競爭與網絡崛起的大形勢的要求。台北市必須在政策上支持開放性與多元性的網絡發展，藉以吸納更多元的人才以及資金的流入，並且在基礎建設（例如包括城市建設、健全完整的通訊系統與資訊應用體系、交通與環境的改善）上與配套的軟體建設（例如包括英語教育的推廣、社區營造以及具容忍的公民訓練）上，應該更加速整合到全球的人才流與資訊流之中，同時也要積極強化與大學研究機構的合作關係（例如增設資訊人才的訓練班，主動協助廠商與大學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提供部分貸款鼓勵新廠商的設置，藉以豐富創造性的氛圍。

## 伍、創造性城市的統理與矛盾

然而，尋求創意與學習性城市區域發展的戰略面臨著許多的挑戰，主要來自於兩方面：首先，在城市區域內部，由於全球化知識經濟所帶來產業轉型，往往產生城市的分割與雙元化，少數一部份的個人與地區收入增加、工作條件改善而逐步高級化；另外一些群體與地區則是被摒除在新經濟之外，收入短少、工作條件更加惡劣（或失業）而因此社區條件更佳窳陋。這種現象，有城市規劃的學者 Susan Fainstein（一九九二）將之稱為切割的城市(divided city)。

再者，在城市一區域的統理(governance)上，面臨了跨行政界線的協調與分工合作的機制建立的不足。尤其是在北台灣的高科技區域中，如何避免與其他縣市之間形成惡性競爭，或是重複投資，都將考驗著台北市能否利用區域網絡優勢進行全球接軌的關鍵。特別是在所謂「區域均衡」、「縮短城鄉差距」的口號下，往往流於民粹式的齊頭平等資源分配的形式，這將造成許多資源的錯置與浪費。例如最近中央政府要在北中南各地廣設生技園區的政策，就將使得產業群聚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近年來對於台北市預算的削減以及補助款的減少，都將使得台北市在面臨全球化城市直接競爭的問題上，因為公共投資的減少而吃緊。相較之下，包括東南亞的曼谷、吉隆坡乃至雅加達等國際城市在公共預算上的增加，都將進一步營造有利於吸引外資進入的城市環境（註2）。

另一個面臨的挑戰則是處理兩岸跨界生產網絡，以及因應而生的城際網絡的互動上，所面臨的政治協商的議題。尤其當大陸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地區）的快速崛起，而逐漸與台北一新竹城市區域的高科技網絡形成連結的同時，城市的競爭與合作就變得更加迫切，建立跨界的城市統理機制以避免對抗，增加分工合作機會，顯然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 附註

- 1.著名的經濟策略家大前研一（一九九五）將這種城市—區域稱之為「區域國家」，以取代傳統的民族國家為核心的經濟政治發展的概念，他進而宣告「民族國家」的終結。
- 2.在亞洲的同級首要城市中，台北仍是一個基本建設不足的城市。以二〇〇〇年完成捷運路網為例，新加坡、香港、漢城早在十年前便已達到；而台北的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目前為46.5%），甚至落後於許多開發中國家（台北市政府2000）。

## 參考資料

### 一、中文部分

- 1.大前研一，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1995。
- 2.台北市政府，台北市統計年報，2000。
- 3.台北市勞工局，台北市資訊產業人力需求及行職業特質研究—以台北都會之南港內湖科技中心為研究範圍，2000。

### 二、英文部分

1. Fainstein, Susan Divided cities: New York &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2.
2. Florida, Richard "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 in Futures, 27: 527-536, 1995.
3. Hall, Peter "Creative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rban Studies 37(4): 639-649, 2000.